

魔
术
师

[香港] 倪匡○著

卫斯理全集 12

女黑侠 木兰花 系列 II

ΜΥΣΤΕΡΙΟΥΣ ΝΥΧΙΑ
HUA MULAN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

第一章

意外中毒

穆秀珍举着红烛走进屋来后，木兰花便闻到了一股奇特的、沁人心脾的香气，抬眼望去，那红烛火光凛凛，绽放着青蓝色的火舌……木兰花心知不好，赶忙用书打灭了蜡烛……
木兰花与穆秀珍一同倒在了地上……



木兰

木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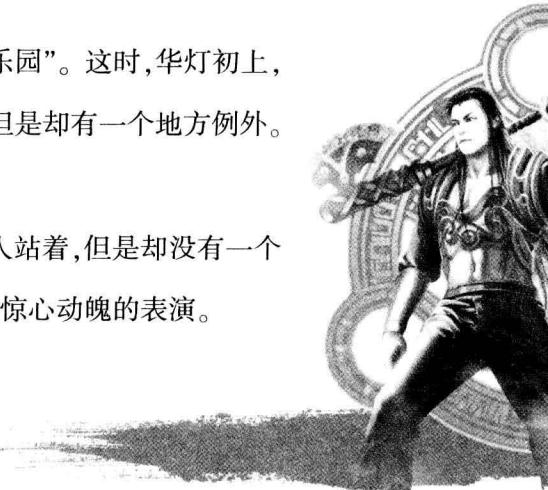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

“啪！啪！啪！”

游乐场中的气氛极度喧嚣热闹、快乐。在射击摊位前，一个小伙子连放了三枪，接连将三只气球射开了花，他身边的女朋友笑着接受奖品。另一边的一些机动游戏让许多天真的小孩子，尽情地在欢乐着。红色的、绿色的、黄色的灯光，交织成无数美丽的光芒，倒映在场中心的喷水池上。

这个游乐场是新开的，名字叫“天使乐园”。这时，华灯初上，到处挤满了人，到处是欢乐叫嚷的声音，但是却有一个地方例外。那就是这个游乐场的魔术表演场。

魔术表演场中，坐满了人，还有不少人站着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出声，因为台上的魔术师正在进行他最惊心动魄的表演。





一个几乎是半裸的、身材健美的妙龄女郎，走进一具竖放着的埃及式棺木中，魔术师将棺盖盖上。棺盖上半部，有一个一尺见方的洞，从那个洞中，可以看到那女郎的头部。那女郎浓妆艳抹，具有一种野性的美。

舞台上的灯光，渐渐熄灭，只靠四支巨大红烛在照明。光线虽然黑暗一些，但是观众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，那女郎就在棺木之中。

然后，魔术师从助手的手中，接过了七枚又长又锐利的钉子，魔术师将雪亮的、一尺多长的钉子，向台下扬了扬。

就在这时候，台下的寂静之中，突然有人叫了起来，道：“假的！这钉子是假的！”

魔术师发怒了，他大声叫那人上来，那人站了起来，他是一个工人模样的人，似乎又有些不敢上去，但是却终于被好奇的观众推上了台。

“真的还是假的？”魔术师将钉子交在他的手中。

“真的，我看错了，我可以下去了吗？”

“不，你帮我握着钉子，我要钉进去！”

“那……我还是下去看着的好。”

“不行，谁叫你说我的钉子是假的了？”

那工人模样的人，无可奈何地握住了钉子，魔术师扬起大铁锤，一下一下地敲着，尺许长的钉子，从棺盖中敲进去了。

木
至
无

木至无

那女郎的脸上，现出了十分痛苦的神情。

钉子一枚一枚地被敲进去，刺中的全是那女郎的要害，那女郎脸上的神情更加痛苦，而观众的气息，也不由自主地急促起来。

待到七枚钉子敲完，那工人模样的人，满头大汗，仓惶地下了舞台，那女郎头部下垂，一动不动了，魔术师一扬手，绒幕落下。

观众还在震骇之中，幕又拉上。

就在绒幕一起一落之间，那健美女郎又已站在魔术师的身边了，她身上丝毫无损，她的手中，握着七枚钉子！

观众直到这时才发出了暴风雨似的掌声。

幕又落下，魔术师和健美女郎，一齐回到了后台。魔术师洗去了脸上故作神秘的化妆，他是一个有着鹰钩鼻、双目深陷、光芒逼人的中年人。这是让人一看便知道他是极其老练、极其工于心计的一个人。

他洗去了脸上的化装之后，燃着了一支烟，用力吸了一口，伸指在板壁上敲了两下。板壁的那面，立即传来了那女郎的声音，“什么事？”

“刚才，你看到了没有？”魔术师问。

“看到了。”女郎的声音十分低沉，在她低沉的声音中，还包含着若干程度的不安和恐惧，她又问：“你看我们的真面目，是不是会被认出来？”

魔术师深深地吸着烟，并不回答。



那女郎则从板壁后面，转了出来，这时候，她已经穿上了衣服，还提着手袋，看来是准备离去了。她在魔术师的身边，停了一下，低声道：“如果我们被发现了，你有什么计划？”

魔术师倏地伸手，握住了那女郎的手腕，自他的口中，徐徐地喷出了一口烟来，等到那口烟喷完，才听见他一字一顿地道：“先下手为强！”

就在这时，门上传来了“卜卜”两声，接着，一个人推门走了进来，这人就是刚才大叫“假的”、又上台为魔术师抓钉子的人。就是他，刚才将橡皮钉子说成是真的，而且，他还帮魔术师将棺盖口早已有的，但用黏土塞住的小孔顶开，好让橡皮钉子通过。

“你来得正好，”魔术师一看到他走进来，便吩咐道：“刚才坐在你前面一排的一男一女，男的穿浅黄色体恤，女的穿紫色西装衫裙，你还有印象吗？”

“有，他们不断地说，你的魔术是假的。”

“少废话，去跟踪他们，随时报告他们的动态，那男的是生面孔，可是女的却是危险人物，如果他认出了我和丽莎，那我们一切计划都完了！”

“是。”那工人模样的人答应一声转身离去。

“丽莎，”魔术师抬起头来，“我们的一切，依然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，那一男一女，如果已认出了我们，我们就先下手为强！”

丽莎(就是这个健美女郎的名字，应该说这是她的名字之一，



不
要
忘
记

你
的
爱



但如今,那位魔术师既然这样称呼她,我们自然也这样叫她了)点了点头,道:“那么,我先回去了,你可得小心一些,我们计划了那么久,不能功亏一篑。”

“我自己会照顾自己的!”魔术师近乎粗暴地说。

而且,他说完之后,立即挥手,丽莎于是走了出去。

一跨出门,欢乐喧闹的人声,便立即像潮水似的向她涌了过来,她走出了几步,便又看到了那一男一女两个人。

两人正在排队购买“过山车”游戏的票子,工人模样的人和丽莎,就在他们两人的后面。看样子,他们并没有发觉已被跟踪了。

丽莎只是略停了停,便转过身,向相反的道路走去,从游乐场的边门走了出去,然后,再绕到正门,她来到了一辆从外表看来十分残旧的车子前,打开车门,跨了进去,发动了车子。如果这时,有一个对汽车十分在行的人在一边,那么那个人就一定会奇怪,为什么这么残旧的一部车子,它的引擎,竟会发出如此完美的声音。这种声音,证明车子的引擎,性能极其优越,和它的外表太不相配了!

车子在黑暗的道路上快速地行驶着,将游乐场远远地抛在后面,一直到了另一个停车场中,丽莎才将车子停下,她又来到了一辆奶白色的跑车前。

然后,她驾着这辆跑车,来到了一家十分高档的酒店前,她身



上早已穿上了一件十分华贵的晚礼服，还戴上了不少饰物，让她看起来，十足是一个富家女子。

她在招待的殷勤招呼下，进了电梯。

在这家酒店中，很多人都知道她是来自南美洲的一个豪富之家，她出手豪阔，住的是最好的套房，已住了有十来天了。

她在这家酒店中住的日子，是和她在“天使乐园”魔术场中表演的日子相同的。直到如今，似乎还没有人发现她的双重身份。

丽莎一回到房间中，便为她自己斟了一杯酒，一口气喝完，然后，她打开了隐藏在一顶女帽中的一台录音机。录音带转动着，但是并没有声音。

这证明她不在房间中的时候，并没有人来过。

丽莎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舒服地伸了一下懒腰，看样子是准备松弛一下的，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

“谁？”丽莎立即坐了下来。

“是我。”门外的声音十分轻佻。

“你是谁？”丽莎一翻手腕，她的手中已多了一把小巧的手枪，那真的是“魔术手法”。原来这把枪，是藏在她的小臂里的。利用精巧的装置，她可以在一伸手间，就让那把枪从小臂弯中，滑到她的手心，可以让她出其不意地迎敌。

“噢，小姐，”那声音又道，“让我先进来，然后再自我介绍，好不好？”

木兰花

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



“进来。”丽莎向门口走去，突然拉开了门。

而她自己，则在门一拉开的时候，一闪身，躲到了门后，门开处，走进来的是一个四十不到的男子，身上散发着香味。

一个使用男性香水的男人，几乎毫无例外地，都是注意修饰的，眼前这个男子也不例外，他从头到脚，几乎没有一点可供挑剔的地方。

唯一使人感到不高兴的，便是他脸上那种轻浮的神情，这是任何装饰都掩饰不了的，他来到房间中心，丽莎将门关上。

那人甚至不将身子转过来，背对着丽莎，自顾自地斟了一杯酒，喝了一口，才道：“别拿枪指着我，这是没有用处的。”

丽莎震了震，但是她手中的枪，仍指着那个人。

那人慢慢地转过身，在沙发上舒服地坐下来。丽莎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你到这里来，想做什么事？”

“小姐，你像传说中一样的美丽。”那人答非所问地说。

可是这句话，却让丽莎美丽的脸庞，变得煞白，她将手中的枪抬起了些，扣住机枪的手指，也紧了紧。

那人仍然不在乎，他一面口中发出“啧啧”的声音，一面摇头，道：“小姐，别开枪。一开枪，我当然活不成，可是你们十多天来的努力，说不定多少年来的计划，也就付诸东流了，小姐，如果你认为我说得对，那请你放下手枪。”

丽莎呆了半分钟，果然将枪放了下来。



“是啊，这才可以尽情地畅谈。”

“你知道了多少？”丽莎问。

“这十六天来，从你们下飞机起，一直到你们在这里，和在另一个低档酒店，分别租下了房间，以及你们到‘天使乐园’去求职，利用‘方氏魔术团’的身份来作掩饰，你们的一切行动，我都有详细的记录，你想，我已知到了多少？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丽莎吸了一口气。

“我？”那人耸了耸肩，“我不是什么要人，我的生活却过得很好，我谋生的本事，便是替一些人做一点事情，然后再取得报酬。”

“这不是太笼统些了吗？你不妨直说！”

“好的，”那人又喝了一口酒，“要直说的话，那我该说，你们的计划，是不可能完成的，你们的计划极其巧妙，我知道你们脱身的方法，因为在事情一发生之后，住在豪华的酒店中的郝贵连先生，和方丽莎小姐就不见了，消失了，他们并没有离开本市，可谁又会疑心到‘方氏魔术团’的女助手和魔术师呢？是不是？”

丽莎的脸色，极其难看。

同时，她手中的枪，也渐渐地扬了起来。

“不，别冲动！”那人继续道，“但你们是不会成功的，我再说一遍，你们费尽心血所计划进行的事，是不会成功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有障碍，公路上小的障碍，汽车可以越过去，但如果有大的

木兰花

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

障碍,那么汽车就一定得停下来,此路不通,你明白吗?”

“障碍就是你吗,先生?”

那人哈哈大笑了起来,道:“当然不是我,小姐,是东方三侠,你不应该不知道这三个人:木兰花、高翔和穆秀珍!”

丽莎的神色,反倒镇定了起来,她也跟着大笑,道:“东方三侠,这时候,只怕只有东方二侠了,还用你来代我们操心?”

丽莎的话一出口,那人的笑声,便突然停了下来。

两人相互对望着,一片沉寂。

“过山车”是一种极度惊险的游戏,胆子小的人,是不敢玩的。它是由类似一列小型的火车组成,并将轨道和车轮的摩擦力,减至最低,然后,将这列车子,拖上一个倾斜角度很高的斜坡,当车子到了斜坡顶点的时候,车子开始向下滑去。

向下滑去的时候,速度相当惊人,而且它还要穿过许多山洞,看似随时可能撞到迎面而来的大石,但在最后的关头,则绕了过去。它的速度之快,的确是到了使人头昏目眩的程度,所以喜爱刺激的穆秀珍,看完了魔术表演,便拉着马超文来购票了。

他们玩得十分畅快,全然没有觉察有人跟着他们。

当他们购完了票、等候上车的时候,那工人模样的人,也买了票,站在离穆秀珍只有三五码处,低下了头,低声说:“他们购买了过山车的票,就要玩这个游戏了!”他的声音十分低,简直就像在



祷告一样。

而游乐场中又是如此喧闹，就算有人在他身边，也是听不到他声音的。原来他胸前戴着一个小巧的无线电传声器。

利用无线电波传声，他的声音，立即传到了在魔术场的后台中等候消息的魔术师的耳中，魔术师的脸上，现出了阴森的笑容。

“太好了，”他发出指示，“过山车的第三个山洞，十分深长，就在那里下手，明白了吗？”

“除去男的，还是除去女的？”

“一起除去。”魔术师握紧了拳头。

闸门打开，人已鱼贯进闸，登上了车子。那工人模样的人，连忙趋前几步，跟在穆秀珍和马超文后面，走进了闸口。

他坐在两人的后面。

而他的手插在衣袋中，早已将手枪准备好了。

做假装的观众，帮魔术师一下忙，这绝不是他的本行，他的本行是职业杀手。他百发百中的射击术，加上他的犯罪天性，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杀手。

而在他执行过的谋杀中，在他看来，似乎没有再比这一次更容易了，他离自己要杀的人如此之近，而车子通过山洞的隆隆声，又会掩盖枪声。

更妙的是，两人中枪之后，身子一定会被抛出车去，他甚至还可以在事后挤在人群中看热闹，而不必仓皇逃走！



木兰花

明月楼中人似玉，
夜深微雨燕雙飛。

由于事情太容易成功了，他这个神枪手甚至一点都提不起兴趣来。他并不知道自己去杀的是什么人，然而他却知道自己杀了这两个人之后，一定又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，这便是他杀人的原因。

当车子渐渐被拉得向上升去的时候，风吹了过来，穆秀珍的头发，几乎拂在他的脸上，他将头侧开了一些，穆秀珍大声讲着话，语声又传入他的耳中。

“超文，车子就快滑下去了，你可得抓紧一些啊！”

“放心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”

“哼，你不是小孩子，可是你却不见得会自己照顾自己，”穆秀珍一本正经，像是马超文的长辈一样，“你说是不是？”

马超文大笑道：“当然不是！”

他将嘴凑在穆秀珍的耳边，低声道：“我不但要照顾自己，而且要照顾你，要照顾你几十年，直到你成为一个白发斑斑的老太婆！”

“贫嘴！”穆秀珍脸红了，这并不是因为远处红色灯光的照映，而是因为她心中的兴奋。她佯嗔着，偏过头去，不望马超文。

就在这时候，车子已经被拉到高坡的顶上了。

紧接着，几乎是突如其来地，每一个人的身子，都向后仰了一下，车轮在轨道上，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，以惊人的速度向下冲去！



有“亚洲杀人王”之称的枪手根曼，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扶手，保持着身体的平衡，劲风迎面扑了过来，扑在脸上，令人十分刺痛。

“轰隆隆！”

眼前突然一黑，车子已穿进了第一个山洞，但只不过十秒钟，便穿了出来，越向下滑行，车子的速度越快，在车子出了山洞之后，眼前又闪着各种颜色的光彩，根曼根本看不清车子经过了一些什么地方，紧接着已穿进了第二个山洞。

车子在第二个山洞中穿出来时，根曼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扶手，另一只手费力地伸入衣袋中，取出那把手枪。

第三个山洞就在眼前了！

车子以更惊人的速度，向前冲了过去！

首先打破沉默的是那个不速之客。

他笑了一下，尽量使自己的笑容变得不在乎，但是他的努力显然失败了，他道：“原来你们已接触上了？那么，今晚将要丧命的，是什么人呢？”

“是穆秀珍！”丽莎冷冷地回答。

“肯定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肯定，执行这件事的是根曼，我想你应该听到过他的名字的，是不是？”丽莎又转了一下她手中的手枪。



木兰花

金庸武侠小说作品集

“是的，我听到过，根曼是名副其实的根曼(Gun Man)，但是穆秀珍却并不是容易对付的，就算你们对付得了穆秀珍，可是还有木兰花和高翔，你们有对付他们的把握吗？”那人缓缓地问着。

“那就不用你管了，”丽莎的手枪，又扬了起来，“我想，在目前的情形下，我要对付的是你，而不是木兰花他们！”

丽莎向前走来，在经过一张长沙发的时候，她顺手拿起了一张沙发垫子，而她脸上美丽的笑容，这时也变得极其阴森。

她来到了那人的面前，冷冷地道：“枪口压住这只垫子，会使枪声减到最低，你可以在十分安静的环境中死去。”

“太可惜了，”那人仍十分镇静，说：“我的一位同伴，如果在我离开他之后，半个小时后仍得不到我的电话，他便会将我所知道的一切，提供给警方。”

丽莎呆了一下，突然停住了脚步。

也就在这时，房门被迅速地打开，又被迅速地掩上，在房门一开一关之间，一个人已进入了房中，丽莎连忙后退了一步，转过头看去。

掩进房间来的是那个魔术师。

他的脸色极其阴暗，看来也更加可怕。

他倚门而立，先望了两人一眼，再望向丽莎。

“这个人，”丽莎急急地道，“他自称知道了我们的一切，又用木兰花、高翔和穆秀珍三人来恐吓我们，不知他是什么人。”



魔术师踏前了两步，杀气隐现。

“还有，他说如果他出了事，”丽莎补充着，“那么他的一个同伴，便会将我们的一切资料，完全供给警方！”

那人插嘴道：“这就太可惜了。”

“可惜什么？”魔术师低沉地喝问。

“到嘴的肥肉又飞走了，还不可惜吗？”

魔术师再踏前一步。

“我的要求十分低，绝不影响你们到南美洲去度假、去过王公般的生活，我只要三分之一，这比起你们去尝铁窗滋味，总好得多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是谁？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是赵苍，也是才从南美洲回来的。魔术大师林胜先生，如果你的记性不错，应该记得我和你，是同时离开本市的，你记得吗？在那次老千案中，我和你都想勒索老千，结果没有成功，反倒使警方追捕我们，不得不远走高飞。这件事，已有两年了，这两年中，你虽然变了不少，但我还是认出了你，所以你一下飞机，我就开始注意你了！”赵苍侃侃而谈。

魔术大师林胜的脸色，变得更加难看，他冷冷地道：“你知道了我的行动，所以又想趁机来勒索我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没有办法啊，”赵苍摊了摊手，“常言道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着你们这帮人，哈哈，那自然是黑吃黑了。”